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耳食錄二編 第五卷

魏翁 魏翁病革，呼諸子問曰：「視吾何如？」諸子曰：「固無慮。」又問諸姬，諸姬曰：「固無慮。」翁曰：「脫我死，爾曹何為？」諸子泣曰：「萬有不諱，翁所教畫，必遵必赴，敬承厥志，毋敢貽翁羞！」諸姬泣曰：「恩誼深矣！有生之年，皆公之身也，敢有二志！」翁乃益悲痛。恍惚之間，見二人催請甚急，不禁隨之。

行至一殿廷，有衣冠數人相揖就坐，其一曰：「候公許時，何遲遲其來？」其一曰：「必願孺弄稚，不能遽舍。」翁唯唯，問：「此是何地，諸公何人也？」其一曰：「地則陰府，吾屬冥判耳。」翁始悟已死，大驚投地，哀籲求生。其一曰：「此何負於公，公乃不願？」翁泣曰：「樂生惡死，萬物之情也。夫家之所有，皆得而有之。乃身之所有，反不得而有。死生之判，苦樂懸絕矣。故吾所願。在彼不在此。」其一曰：「公終不死亦良樂。然公果終不死，則苦乃無盡。公固不思耳！」翁哭且拜曰：「苦樂所不暇計，但使我復生，有感阮怨！」其一忻然語眾曰：「此公亦太俗，姑聽其還，使嘗而後信可也。」眾微笑頷之，覆命前二人引還。霍然而蘇，由是病痊癒，家人親串走相慶，翁亦私心自幸，謂求而得之者也。

是歲長子舉於鄉，明年成進士。仲子、季子相繼青其衿，食餼於庠。諸子婦皆孫，以男以女，門閭寢興。翁步履益健，諸姬多孕，連舉數子，雞豚牛馬之畜，碩大蕃滋。其姻婭連結，皆貴家巨姓，鄉邑間號稱鼎盛。

然翁之季年，食不充口，衣不週體，疾病無藥餌，其死也以縊。瓮瓮婦孺不能為喪，衾冒棺槨之薄，猶於鄰里。七日而後斂，行路哀之。問其故，則長子死於官矣；仲子奔之，遇盜殺而屍諸途。季子邪而侈者也，健訟而好博，與吏胥相倚，為鄉曲害，人避而畏之若蜂蠆。翁不能禁，後卒以得罪伏法。因是家亦傾。長孫畏貧，從其外舅買於黔，尋客死。次孫齒未冠，失業游惰，忽亡去。於是魏氏一門丁壯殆盡矣。翁既累遭禍敗，驚憂愁苦，始不樂生，而家室怨歎聲不絕耳。諸姬以凍餒求去。翁不得已，竟開閤。而子孫婦之寡者亦相率去帷。其存者，貌焉孩稚，及仲子之婦已。翁是時年幾八十，追維今昔，恍若兩世，身經眾故，魂傷貌悴，乃悟冥司之言有以也。每以述於人，而悔其向之不達，故縊而死。

女湘

再生事夥矣，莫奇於女湘。湘姓金氏，能記宿世事。嘗為士人子，生時有骨橫其胸。遇道士相之曰：「此情骨也，吾能蛻之，不爾，將為歷劫累。」家惡聞其說，叱而遺之。

稍長，無他慧，雅善傷心。妍花素月，淒風悄雨，皆斷腸時也。魂魄縷縷，常在珠箔鏡奩間，然一往情深。初不作登徒之想。嘗吧曰：「吾不幸形骸之累，瓜李皆兵，死見氤氳司，求生我蛾眉班中。」苑有海棠一株，愛護甚至，花時作紫羅棚幃，覆蔽其風雨，每戲謂經曰：「汝若憔悴，吾當殉汝！」花落，必泣於樹下，且泣且訴。泣訴已，必疾病，歲以為常。父疑花之祟也，伐其樹，湘大慟，一踣遂絕。

湘之始死也，皇皇無所向，覺彩霞滿天，溪谷絢映如錦繡。有二女使候於途，隨至大第中。列幕甚邃，釵光環照，雲璈數聲，眾報夫人出，玉容端麗，服飾如古妃主狀，降席徐言。湘竊左右顧盼，未之聞也。侍者潛曳其衣曰：「夫人問汝。」湘張皇失措，莫知所對，滿堂粲然。夫人笑曰：「君候信自癡！」俄有侍者執燭導湘度東廊，啟月扉，達於曲房。帷榻衾枕甚雅，數婢擁一女子人，坐榻上，哄然遂散。湘交袖側身，睇不移睛。女推而遠之，遂解衣入衾。湘復移燈窺枕，女赧爾微怒，回身內障。湘周視覆蓋。恐風露侵其肌也；下帷蔽光，恐華燈燦其目也；斂衣屏息，枯坐枕端，恐擾其酣眠清夢也。

東方白，女覺而起，微語曰：「君貌如冠玉，何無丈夫氣？」湘對曰：「得聞薌澤，於願至足。臣之好色，不在牀第間也。」女微笑唾之，湘鈿承以襟；須臾，成海棠一帶，異而問之，女顰曰：「君未識妾耶？君疇昔所愛樹，即我也。感君同死，願生生世世同作多情物！」言次，夫人促召去。命侍者展繡幡招艘之，飛花攪空，著湘衣袂間，不復脫落。旋有暖風一縷起地上，頓覺身輕如葉，飄飄然惟風所向。頃之，觸樹而止，身乃與樹合，而枝葉動搖，無異臂指之使，蓋轉生為海棠矣。其旁有桃樹，則女托焉，於是相呼樂甚。

其地朱闌白砌，苔徑橫斜，繚以短垣，垣有鑿壞，通巨宅。蓋某貴紳花圃也。圃中花姊妹咸來問訊，款接甚歡。月明風細，輒遊戲清池碧草間，情致殊淒宛也。未幾桃始花。紳有女雪燕，絕美好，偕諸婢來觀，各折枝簪鬢間，諦視海棠，相謂曰：「何尚未蕊？」湘即欲具蕊，女止之曰：「君花期尚在半月後，何遽也？違候而花，將不壽矣？」湘不聽，明日花焉。雪燕不意其猝開，數日竟不至。落矣，又開以待之。三開，雪燕來，驚曰：「何遽若此？」徘徊久之，折數枝，作膽瓶供。湘不勝喜。

次日，紳折簡治具召客，花侶聞之皆弔湘。已而車馬闐咽，冠履盈集，酒饌滂至，熏騰如毒霧。酒酣賦詩，評贊叟雜，湘不能堪。日暮，各選條折枝而去。於是晚風艾起，落片驚飛。湘歎息曰：「封家姨來何暮也？」是夕遂病，日就槁以死。女感其情，亦從之。見夫人，夫人慰恤之甚厚。復與女同生者數世，事不能詳。

一日，夫人謂之曰：「君嘗欲現女人身，今當如志。天地綺麗之氣，名花美人，分而有之。此行無異登仙也。」湘頓首謝，女導至一樓，以繁香浴之，灑涕而訣曰：「緣深矣，可若何？然情根糾結，何時已乎？請從此判，不復遊於人間矣！」言已。遂推湘樓下，乃如自雲霧中墮，形頓縮，遂為金氏女湘雲。及笄，父母欲婿之，湘堅矢不可。而憐釵惜粉，不異曩時，殊自忘其身之既雌也。嘗言作海棠時，被折甚楚，無異創其肢體。雪燕來折，則心悅其麗，不復覺耳。

年二十餘卒。卒之前一日，有比丘尼至其家，湘見如舊識，家人皆莫之識。握拂對語，如參悟狀。尼曰：「露珠極明，沾之立碎。霜化至潔，觸之即消。」湘曰：「究竟何如？」尼曰：「日裡霞光，非空非色；鏡中花影，是幻是真？」湘點首者再，尼遂去。翼日湘卒。瀕卒，歷敘其夙因，命瘞諸海棠之下。

齊福喜

雍正中，有大興縣民齊福喜者，好儂弄。其嫂性苦畏，齊謀恐之。夜定，以白紙作冠高如筓，紙錢垂牽兩頰間，面傅粉墨，銜豬舌，表羊裘而披之身，將伏廁間以俟嫂。裝訖，覽鏡，忽心動。既如廁，啟門，一鬼迎面出，與齊形絕肖，合於齊身，齊大呼倒地。家人奔視：「有鬼，死焉。」燭之，乃齊也。亟昇之牀，滌其面，飲之薑湯，姑漸蘇。病月餘，卒死。或曰：廁之鬼，齊之魂也。引鏡心動時，蓋離舍而先往矣。然歟？否歟？

狼狽

海州多狼患。莊民捕得其稚者殺之，或剔目決足，仍縱之去，意以警狼。其後，莊民某暮從他鎮返，遭數狼於道。狼似相識，並力而前。某亟走避稻積上，狼不能登，環而守之。夜既深，狼忽散去。某亦不敢下，以待天明，冀行者之助己也。俄而狼大至，有小狼銜大狼尾行。視之，瞎狼也，即某前剔其目者。其來也，將甘心於仇，以快其志。又一狼負一狽至，狽足前短後長，外於狼背。熟視稻積，忽銜稻一束望後擲之。群狼喻意，爭銜稻，稻積將塌。會向晨，有荷鋤及擔者數人來，某大呼救。數人操具奔至，狼乃始解去。

由此觀之，濟狼之惡者狽也，狽策而狼攻。《西陽雜俎》所載事類此。

何生

山左何生者，富而好義。嘗客金陵，遍謁同舍郎。一少年客居西室，首戴長巾，衣甚濫褸，而珠神玉貌如好女子，見人輒肩戶避去。何心儀之，投三刺，客瞰亡始來答拜。他日窺其室，曲突無煙，客坐繩牀上，擁敗絮而已。退問主人：「客何姓，何許人？」亦弗之知也，乃謂稅居半載矣，值弗償，不能復館之。何歎息不已，意必避難而窮於途者。乃代為納值，囑勿言，問餽之金

錢周恤之。客不辭，亦不謝。無何，款其關，則無應；入其室，無人焉，客竟去矣。牀下有青布囊，啟之，所餽錢悉在，深歎其廉，然心竊怪之。

未幾，何還山左。裡人誣訐其陰事。縣官索賄賂至巨萬，始得理，家由是破。遂南遊於楚，稱貸其故舊之官湖湘者，薄有所得。旋治任經洞庭之野，忽林間逸出一巨獸，紅毛鋸齒，當途而立，勢將搏噬，莫可逃匿。條有女子飛騎來，錦衣弓鞋，腰劍拔弓矢，即馬上舉足勾獸鼻。獸狂吼而奔，女逐之，絕塵而去。何雖幸得脫，而所駕馬驚於獸，鞭之不肯前。不得已，返轡故道，馬乃行。

日已遲暮，不及宿，獨止野廟中，不能成寐。夜深月出，起步廟門外，微艱拂面，隱隱聞笛聲，悠揚纖妙。且聽且行，笛聲止而笑聲起，則燈火爛然，甲第大辟，有攝華衣冠者迎門外，揖何而進之，抗賓主之禮。何懷疑，不測其由，乃徵其氏族，其人曰：「君忘金陵西室之人與？即我也。」何審視，果是，因問：「向者何去之密，今何遇之巧？」客曰：「餘窮而遁去，投止於此。感君舊誼，故特相俟。」何訝其預知，客唯唯。語次，聞客腕釧觸幾頻有聲。何竊左右顧，而見其冠下微露鬢梢，心愈疑而不敢詰。客笑曰：「君疑我耶？日間馬上驅猛獸、為君除道者亦我也。」因探去其冠而雲鬢見。何大驚，亟拜稱謝，呼曰：「神人。」女亦答拜之，曰：「吾雄服遊戲人間，以貧自晦，遂不為人識。君獨助我，故我亦助君，適以相酬，奚足復齒？」

旋顧謂侍者，呼了奴出。乃十三四歲女子，頭作雙角髻，短襖窄袖，秀若雲霞。女與之語，殊隱躍。了奴曰：「諾。」遂拂簷而去。頃之劍聲呖然。了奴已瞥下，反命曰：「畢矣。」女乃命治餐，杯盤立具，極海陸之陳。夜向晨，何不勝酒食，起辭告行。女亦不強留，然眷戀之情溢於顏面。有長鬚奴探騎候門外，即何所乘馬，裝資亦在。

何遂別，至家。家人乃言裡人及縣官一夕死於盜，而並亡其首。問其時日，適何見女之夕也，始悟即了奴所為，愈感之。及理行篋，則益以厚贖，別一小匣，緘甚固。啟之，得小劍長三寸許，淬利如霜雪。試削庭前樹，未至，樹已斷；划石，石解。意所向，擲劍，劍輒往，已復還手中，蓋飛劍也。何喜甚，寶之匣中，間出而玩之。

歲餘，劍首之環脫。其夜室中如虎嘯，有白光拂牖而出，劍乃亡。何惘惘如喪者累日。時沍寒密雪，忽聞門外馬嘶聲。出視，有駿馬止焉，鞍鐙悉具。疑亡而逸者，而鬻聞隱係繡囊。解視，得蓮花一瓣，書曰：「騎至即發。」並不署款識。何頗疑怪，而馬數數昂首跪地，若勸駕之狀。試跨之，則東南而馳，絕駛，亦不知里數。既至一處，蓮花池相續如帶。及第三池上，馬止而嘶，不復行。乃見高墉表延，立處當朱戶，戶內人語曰：「至矣。」戶乃辟，有小鬟招之曰：「進。」

何徐徐步入，遽行至內，則曲室銀真，熒熒發碧，翻帳中有呻而歎者，小鬟前白，曰：「至矣。」則聞鈴聲鏘然，帳徐啟，有麗人擁衾而坐，神韻酸楚。何逡巡審視，女也。女見何，訝然色喜，已而躍然起，問：「奚以能來？」何告以故。女顧侍者曰：「此必了奴也。」侍者皆點首微笑。頃之，了奴自外入，紅衫翠笠，落花滿身，鴉鬢楚楚，已勝雀翹矣。女彈其頰曰：「妹子召客，何得不告我？」了奴笑曰：「吾為姊病甚，趣召之，故不及關白。」女默然低首，已謂何曰：「妾相天下士，每不留盼。雲翔電邁，頗亦自豪。不圖為君纏綿至此。」於是與何為夫婦。

何以失劍告，女責之曰：「吾贈君飛劍，為君能用之，乃秘藏為弄具乎？彼乃神物，豈長處匣中？宜其亡耳。顧此物怪變非常，非得了奴，莫能收攝也。」何固屬意了奴，乃請與之俱。女初不聽，何固請，女笑曰：「察君之意，殆非為劍也。」何不能隱，以情告。女曰：「吾固欲之，然事不可驟，當說之，以偵其意。」乃謂了奴曰：「郎劍遁，是物不易馴，須妹子一往，使郎佐汝。」了奴曰：「妹自足了當，何以佐為？」女曰：「雖然，亦使郎一睹其狀，聊試勇怯耳！」了奴許諾。女竊教何曰：「君與妹子求劍，見有物青色如龍者，劍也，毋怖毋卻，然且偽為怖恐者，而匿就妹子，彼為君畏故，將不忍拒也。」

遂同行，至萬谷之間，風聲肅肅。了奴顧何曰：「劍在是矣。」果有物長五六丈，蜿蜒於層崖之巔。了奴招以手，物即投下入手中，遽已縮小，依然小劍耳。何憶女教，乘其舉手，佯驚呼，走抱了奴腰，作戰慄狀。了奴大笑曰：「姊亦大憤憤，如此薄膽郎，何必教來。」因以劍授何，何故故畏縮不敢受，而抱持益力。了奴兩頰漸發赭，若不自持者，何凝睇送意，迫懇之，遂及於亂。

及還，女既曰：「妹子嘗為吾蹇修，吾今報稱焉。」於是了奴亦歸何。了奴謂何曰：「吾姊妹皆紫蘭宮捧劍侍者。與姊竊戲西圃中，拔劍對舞，誤傷守宮之鶴，故謫墮人間，使主游俠之事，遇鏡而圓，幸托於君。及瓜而代，又將去汝。此後落花明月，萬古相思，殆無相見之期矣！」何大悲，二女亦泣。女謂了奴曰：「妹子故善笛，今盍為郎奏之？」了奴咳笛，為悲涼促遏之音，一時風吼霜飛，肝腸盡裂。乃投笛於地曰：「離緒填胸，安有佳音？不如且已。」遂大慟而別。

何獨還鄉里，亦能通白猿之術，每為人旁雪不平。或有妖憑魅祟、空宅不靖者，何以劍往，立尉服。

偷兒

某生夜讀制藝，往復數百遍猶不熟。漏四下，誦聲益喧，意且達旦矣。有肱篋者，伏牀下躁甚，突起擲之，曰：「爾非生鐵，何頑鈍若此？餘焉能待？」遽趨出門外，鼓掌而去。

柏秀才

鄧州柏生，授館他郡。歲晏歸其裡，道逢婦人攜幼子哭於水濱，問其故，曰：「妾夫博而負，其儕索資，將鬻妾以償。妾寧死不願，因將溺也，而不忍其子，是以哭。」柏止之，請其金數，曰：「五十。」柏計囊中金適足，見其夫，使召諸博徒，代償而去。

坐是稽遲，不及村店，已曠黑，乃宿野廟中西階之下。恍惚見兩卒坐於其左，其一曰：「柏秀才，何人也？乃令吾二人守候，為呵禁蛇虺。夜寒衣薄，不得休息，心竊不甘。」其一曰：「阿六，爾又作醉語。頃褚虞侯言：彼乃文人，又新有盛德事，故將軍敬之。而不聞耶？幸勿多言，言將答爾！」於是寂然。心知為鬼役，亦殊不畏。既而門外呵異聲甚嘩，云「有貴使至。」伏而窺之，見一神蛾冠盛服，儀衛絕赫，皆古時裝束。一神甲胄迎入內，語少時，使者旋去。則聞鼓角轟震，士馬奔集，旌旗鎧仗，行列嚴整，略如人世行師狀。傳呼而起，頃刻已遙。

復聞前二卒相語，其一曰：「失馬安知非福？吾二人守護柏秀才，乃不與此役，豈非厚幸？」其一曰：「不然，師出而功成，猶可博一頭銜，為儕輩不耀，今則已矣！」其一笑曰：「沙場危險，還者幾人？爾醉中憤憤，已算定入凌煙閣，大是異事！」其一怒曰：「兄縮項如龜，亦太畏死！男子頭顱如許珍重耶？」爭攘久之。忽有數騎馳還，遙問曰：「柏秀才尚在此否？」卒應曰：「在。」一軍官下馬趨入，致禮於柏曰：「將軍薦秀才於帝君矣，遣餘奉迓。」柏詫曰：「人神異道，何得相干？」軍官曰：「帝君命，不可違也！」即請登道，強掖之上馬。

俄至一山，殿閣宏峻。前將軍者候於門，引伯進謁。帝君坐於上，豐頤秀髯，顏色和霽，謂伯曰：「迷同國犯境，將加撻伐，或曰降之便，宜先檄之。帳下無能秉筆者，敬授簡牘，敢以勤先生。招攜服叛，惟先生之賜！」柏謝曰：「宣播威德，義尊辭順，但書生柔翰，當此鉅制，覆弗勝，恐辱明詔。」帝君曰：「幸勿謙讓！」

柏乃坐於旁，草檄云：「蠢爾迷同，棲非巖邑，庇在垆疆。廣圃遺芽，天廚剩饌。是以邊桑聽守，貢茅不徵，惟滄海之容觴，豈泰山之讓卵。邇聞囚首，肆啟戎心，螳斧思攻，蜂芒待螫，踐我草木，觸我戈。將驅虎奮之軍，立掃鼙藏之穴，關弓尚掛，磨盾先聞。果其風鶴知驚，沙蟲自化，仁能大有，義不窮誅。尚全杵血於降城，毋藏典屍於京觀。」帝君覽之，甚嘉歎。

檄下，迷同猶弗順。帝君震怒，命將軍徼，以柏參其軍政，大選車徒，決機進剿。摧銳搗虛，雲飛電掃，不及旬日，迷同破陷，親屬黨羽，盡俘以還。帝君命將軍磔其長，餘悉斬以徇。其長有女絕姣好，頻頻顧柏而泣。柏憐之，說將軍曰：「太公斬妲己，高脛誅張麗華，雖曰剛正，亦殊殺風景，況此乃其息女，非禍水之比，罪人不孥，惟將軍憐愍。」將軍笑曰：「秀才有愛於彼耶？當為秀才留之。」乃白帝君免其女，即以女贈柏，更欲授柏顯秩。柏辭曰：「某雖從帷幄，寸策未獻，敢冒爵賞，況游鱗數

羽，志在池藪，置之樽俎，反為不詳。至於俘女之救，情良不忍，亦非辭封侯之印，而覓愛卿者，歲暮思歸，幸即放還，受賜多矣。」帝君躊躇曰：「既先生志行恬退，亦未敢強留。」命具馬乘送柏歸。

及於里門，柏忽墜馬下，乃如夢覺，人物烏有矣。倉皇至家，若忘若遺。妻問之，秘不以告。夜夢女來曰：「兒之軀命，由君再造，請於帝君，誓從君子，而身形渺茫，不能明奉巾櫛。方自悼痛。帝君仁恩，不可思議，使兒附夫人之體，而轉移其間。久而俱化，所以酬君之高勛，報君之善行，而慰兒無窮之情也。故特來相就。」言已，遂登牀而滅，覺而異之，始縷述於妻，妻弗信也。妻貌故平平，自是乃漸妍麗，不及半年，則神姿逸態，宛然肖迷同之女，見者皆驚。妻往往窺鏡，亦自失也。

柏後謁某官，乃絕類廟中將軍，探以前事，茫然弗知。及柏歸，某官厚贖之，皆神明假借，以彰報施雲。

龍蟲

有童男女兄妹者戲於庭。空中墮一物，狀類魚。共烹食之。明日，男婦皆暴長丈餘，瘦如木，遂廢不能起，或以所食龍蟲也。

華廣

華廣病，夢徐生來謂曰：「頃遇趙君某，言近為魚梁之游。魚梁，海內勝跡也。趙君招我，囑我更致君，君盍行乎？」華素爽邁，欣然往。

至深谷之間，溪水黝黑，鑿人無影。漸行漸廣，有飛橋跨空，表延矢矯，莫知所屬。橋上行人如蠅，累累不絕。乃見趙侯於橋側。相揖數語，徐、趙乃登橋，華亦繼之。甫舉踵，旁一卒叱曰：「勿過！」即橫棒攔之，華怒，奮臂與爭。卒終不聽其前，而徐、趙已去遠矣。不得已，拂袖而返，意甚怏怏。道遇偉丈夫，籠群鳥，鳥鳴聲甚哀。華惻然，止而說之曰：「羽族志在霄漢，何故籠之？」丈夫曰：「不籠則飛去。」華笑曰：「天傳之翼，因當飛去也。」丈夫曰：「公不知此非鳥也，皆罹罪罟之人耳，然公意甚仁，今為公縱之。」乃次第開其籠，獨留一大鳥不放。華曰：「何故？」丈夫笑不答，攜之而去。

鳥既出，皆化為人，其一，華故族兄也，泣謝曰：「幸弟援我，然弟亦宜亟歸，此不可留也。見我家人，乞為我寄聲。」華諾之，別而行。

過高台之下，梯而登焉。俯見城郭室廬，櫛比鱗次，村墟煙火相續，樹木叢萃，不知是何處。惘然下台。過一市，覺渴，就酒肆呼酒獨飲。興發哦詩曰：「酒魄詩魂落半天，肘生楊柳舌生蓮。長鬆瘦殺千年鶴，飛入春城萬灶煙。」忽見族兄至，驚曰：「汝尚飲酒吟詩耶，宜亟歸，緩則無及矣！」華笑而起，備保索酒錢，無以應，則持華決不得行。族兄呵曰：「安得爾？」亟為償之，送華歸。至門，推之入，霍然而蘇。

已死逾日，將斂矣。病尋愈，惟胸間悶然者數日，乃以酒故也。徐、趙皆華舊識。時趙死月餘；數日，徐訃亦至。

陳著

陳著，富室子也。少時，家遭疫，惟著僅存，一老僕執炊而已。著嘗從蒙師受學，頗識字，僕因勸之讀，且曰：「他日當不可量。」著深然其言，出錢使市書。

僕至書市，盡買肆中書以歸。著乃鍵戶下帷，無寒暑晝夜，挾冊呻吟，幾破千卷，然略不解文義，雖邱抄公檄與盲辭稗說之類，諷誦如經史。終歲不出戶庭間，出則低頭背誦，刺刺不休，往往頭觸牆壁，覺痛則大叫，叫已復誦。或竊竊聽所誦，乃顛倒拉雜，音瀆訛舛至甚，訕笑之，不顧也。年二十餘，未嘗與人通酬酢，牛馬菽麥不辨。

一日誦書門外，有少婦過之，著未之見也，且行且誦，竟抵其懷。婦大駭且怒。著惶惶恐，遽前撫之，為摩挲其兩乳。婦愈益羞怒，面發赤，詬詈而去。著謂人曰「彼何為者？一怒遂不可解乎？」人憐其礪，諭之曰：「男女有嫌，奈何辱之！」著愕然，徐悟曰：「彼殆書所稱女子者耶。」人笑頷之，著乃狂喜叫躍，以為得解。

他日讀《毛詩》，至「女子善懷，亦各有行。」點首歎曰：「書言之矣，昔者女子行而我觸其懷，宜其怒耳。書義深遠不可背如此。」三復不已。由是讀書，每冥索其解，解多類是。

又日坐門外，遇物輒咨訪於人，冀博識其名與狀，似佐證其所讀。有豕觸藩，出視之，不識也，懼而去走。或告曰：「豬耳，何畏？」著誤以為珠，迫而視之，恍然曰：「物不經見，固難懸揣。始吾以珠小物耳，今而知珠能行也。」即問曰：「鬻乎？」或為質主人。主人故昂其值，乃以三十千市之。著竊喜，以為書言珠價之貴，今乃賤獲焉，大利也。於是譎者利其值，競以豬來售，至則買之，無論大小准前價。老僕力諫，卒不聽。期年得豬數百頭，欄柵不能容，穢籍縱橫室。傭數人飼之，日不暇給。豕聲□□然，晝夜與書聲相亂。著亦漸不能堪，幡然曰：「昔人寶珠，殊不可解。」命悉逐去之。計所耗費，殆累數百千。家以是少傾焉。

著年齒既壯，僕恐其斬嗣，勸之娶妻，著默然良久曰：「汝言良是。書固有之曰：「娶妻如之何？」但不知娶妻如何耳！」僕曰：「公讀書，豈不聞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』？」著曰：「此與娶妻何與？且何以言後耶？」僕恨其愚甚，乃笑曰：「姑依書為之何害？」著許諾。僕遂乞鄰里為之媒定。迨吉，輶碇至，有贊於堂者曰：「拜！」著愕眙木立，問：「何為？」僕相之跪起，乃得成禮。著笑曰：「我知之矣，娶妻乃如此。」泊合巹。熟視新婦曰：「汝亦女子邪？」心懲前事，執禮甚恭。夜雖共寢，絕不敢復觸其胸。久之，婦不能忍，私教以人道所在。著不覺暢言曰：「此大樂事，而書中略不及之，讀之何為？」次日盡焚其書，不復覽。